人文中国丛书

独语东北

素素 著

山是白的，水是黑的，风是黄的。雪像种子一样四季发芽，春天像白驹一样来去匆匆。城市恢宏而又豪放，村庄遥远然而纯朴。走进大东北，就走进真正的北方。走进大东北，就走进冬季、走进粗犷，走进野性的森林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China

整体设计／魏钧泉
责任编辑／李静媛

封面摄影选自《中国摄影》齐凤臣摄

人文中国丛书

独语东北	素　素　著
文化的争夺	吴恩培　著
祖先的深度	张锐峰　著
冥想云南	汤世杰　著



ISBN 7-5306-3011-3

9 787530 630112 >

ISBN7-5306-3011-3
G·191　定价：13.50元

人文中国丛书

独语东北

素素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独语东北/素素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0
(人文中国丛书)
ISBN 7-5306-3011-3

Ⅰ. 独… Ⅱ. 素… Ⅲ. 文化—概况—中国—东北地区—通俗读物 Ⅳ. G127.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7771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邮编:300020
e-mail: bhpubl@publicl.tpt.tj.cn
http://www./bhpubl.com.cn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
※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4 字数 190 千字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3000 册 定价:13.50 元

China

自　序

1995年国庆节放了三天假，我对朋友们说我回乡下了，其实我哪里也没去，在图书馆借了一摞书，又去超市买了够三天吃的东西，门一关，看书。

这三天读的都是与东北有关的书。我有一个计划，先读东北，然后走东北，再然后写东北。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，所以国庆节后我申请到了半年创作假，时间是1996年3月至8月。自从成为工作人，我还是第一次有了这么长可以自己使用的时间，真的乐疯了，时间已不是时间，而是一粒一粒闪亮的金币，我简直数不过来了。

朋友们却说我在冒险，你这么一个文弱女子，读东北可以，走东北谈何容易，东北太大了，东北人也野，你一个人敢走吗？你吃得了那个苦吗？的确，当初萌生出这个念头时，非常刺激，兴奋了好多天。如今真要向东北走去时，心里又一下子冷嗖嗖

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。

还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要选择东北而不是西北？我说，许多人向西北、西部走去了，他们获得了成功，再去就成为后来者，所以我只有选择东北。东北是我的母土，我得了解它，懂它，然后描述它。其次，我一直是以散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，我写的东西并不多，我不追求多，而更在乎写了什么，这样在乎自己的写，是因为文学在我心里始终有一种庄严。所以，为了散文，也要选择东北。

记得写第一本书的时候，正走在由乡村到城市的路上。老家在辽南的乡下，为读书而走进城市，那时，我还看不清前方城市的楼头和街角，身后的乡村却是不用回头就如数家珍，心里拖着一条长长的脐带，扭成一个古老的乡村情结。于是它成了整整一本书的母题，不绝如缕。在那里，只有眷恋，没有批判，只写温馨，不写苦难，而我的走出乡村，恰恰是要逃避那苦难。我的乡村在我的文字里是美的，在我的灵魂里却是不忍卒睹，我亲近的是精神意义的家园，拒绝的是萝卜白菜的老家。我在一步一步离开它的时候，爱恨交加，这就是我的矛盾。那本书的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：高天，白云，一个女孩背对着乡村却一步一回头。这是1990年春天，当我捧起那一本薄薄的名叫《北方女孩》的小书时，我在心里向故乡扬起了作别的红头巾。

写第二本书的时候，我已经走入城市的深处。乡村依稀，城市楚楚，然而在我终于面对城市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城市里的女人，有很长一段日子，我只与女人对话，或者自言自语，女人成了这一本书的母题。我认为，在这个时代，城市女人比乡村女人承受了更多的挫折和不幸，在这个时代，城市女人尤其是知识层次较高的女人，大多是悲剧人生。这悲剧是文化所赐。我不认为我的那些写女人的文字是琐碎的，邀宠或示弱的，小女人的，

China

我写得十分严肃又十分自由，每一句都是从心上撕下的真。那本书的封面也是由我自己选择的：没有了高天，一望无际的沙漠之上，印着一棵风吹来的枯枝。那是一种沧桑，死或者活，就看有没有一场甘霖。这是1995年春天，当这本名叫《素素心羽》的小书呈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又依依不舍地向我深爱的城市女人挥手再见。

其实，生命从一开始，就是在与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物告别。写《北方女孩》我离开了乡村，写《素素心羽》我离开了女人，下一本书我将走向哪里，又将向哪里告别？当然，这些年我不止出了这两本书，我是说，我的创作历程有这两本书足以说明，现在我的确想离开乡村，离开女人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大东北向我招手。

我在东北的前面加了一个大字，是因为我一直对它怀有敬畏。其实大连也在东北，但我觉得我一直是站在辽东半岛的尖端遥望东北，东北在我心里一片浑濛，是一些零乱的意象。很久以前，一位摄影家拍了一张东北乡村雪后的照片，让我给配写文字。我写道：

曾经是一个封闭的自在的世界。篱笆墙锁着女人的温柔和屈辱，把北方汉子比雪花还美妙的梦一个一个窒息在烟袋锅里。鸡鸣，狗吠，然后是比冬天还漫长的死寂。

当春藤爬满瓜棚豆架，风涨开百年孤独，黑白与五彩的天线飘扬在乡村上空时，女人那干瘪的胸顿时丰满，即使是隆冬的早晨，灼热的土炕上已演出纱裙旗袍高跟鞋的喜剧。连手掌一向粗糙的男人，也幻想着有一天拎着红苹果一样的女人到城市的花园里照张相。

China

外面的世界搅得乡村不安生了，现代文明与古老生存方式相撞，在那历史性的颤栗之后，分娩出的必是一道道灵动的目光。篱笆墙不再是悲剧舞台的道具，而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。

可以看出，我对典型的东北乡村的风情只是一种写意式的猜想，还有许多东西我无法表达。此后不久，我又为《东北之窗》刊首写了一篇关于东北的文字，有意思的是，在出版《素素心羽》时，我把它收在那本书的最后。那时我并不知道下一本书写什么，我只是喜欢这几行文字，却又觉得把它插在哪里都不合适，就索性把它放在末尾。现在看它，寥寥几百字，就像故意没有写完，就像提前为下一个开始埋下了伏笔，离开女人，我就会预约东北。

我是这么写的：

走进大东北，就走进真正的北方。走进大东北，就走进冬季，走进粗犷，走进野性的森林。

大东北是一种图腾，一种境界，也是一种精神。大东北十分的质感，十分的写意，雄壮得咄咄逼人。

山是白的，水是黑的，风是黄的。雪像种子一样四季发芽，春天像白驹一样来去匆匆。城市恢宏而又豪放，村庄遥远然而纯朴。钢铁煤炭石油，大豆高粱玉米，大东北永不荒芜。还有单出头、二人转和大秧歌，在东北风里甩起红绸……

大东北并不意味着冬天漫长，喝烈性白酒吃酸菜炖粉条子，化了冻的黑土地也能生长南国的奇花。不再保守昨天的尊严，才是我的大东北，不再矜持男人式的傲慢，才是我的大东北，不再慵慵懒懒溜墙根晒太阳，才是我的大东

China

北，不再有被严寒封闭的季节，才是我的大东北……

这篇小文成了我的寓言。1996年春天，我向自己挑战：用女性的笔去写雄性的东北。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无论如何，都不是我放弃的理由。

在半年的创作假里，有两个月时间，是坐在家里读东北。

一位搞测绘的朋友给我送来三种东北地区全图，一种是地形图，一种是交通图，还有一种是布做的地图，他怕我出去走时纸地图折破或被雨浇湿。我把布图放进旅行箱，把另两张大图挂在家中的墙上，一边读书做笔记，一边确定我的行走路线。那张大大的地形图上，被我画满了红点点，大东北在我的视野里变成了一个历历可见的沙盘，而我是一个即将出征的战士，我知道我该去哪里，我一定要去哪里，我去是为了写哪一个题目。因为一边读东北，一边就拟出了将近三十个题目，每一个题目都让我激动不已，呼之欲出，好像我被压抑了很久，被阻隔了很久，也等待了很久，就需要有这么一次走来宣泄那些浓重粘稠的情绪了。

读了东北，才知道有关东北的文字太少了。东北历史悠久，早在公元前23世纪的尧舜时代，天下分为九州，“东北曰幽州，其山镇曰医巫闾”。东北地域太辽阔了，几乎囊括了东北亚大部分地区。后来的人虽然著了一些书并整理出东北历史的纹脉，但是书中的东北缺少细节。远古自不必说，即使近古，也只能从中原史官的笔下偶尔发现几行有关东北民族的蛛丝马迹。好在有红山文化，保留了一尊还算完整的女神陶像。好在有嘎仙洞，那壁上还存有北魏皇帝的使者留下的碑刻。好在有渤海国城址，让一个最有生命力的古老民族找到了原始的注脚。

China

没有人为东北作史记，当然有它自身的原因，这里曾经有一百多个民族繁衍生息，如东北夷、肃慎、东胡、扶余、高句丽、乌桓、鲜卑、邑娄、匈奴、勿吉、契丹、渤海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族、达斡尔、鄂伦春、鄂温克、锡伯、赫哲等，其中有四十多个东北土著民族一直延续至今。这些土著大都生活在白山黑水，草原大野，是马背上的民族，他们的祖先只知道奔驰，不懂得停留，只有语言，没有文字，也就没有史记意识。后来即使有了，也很简单，一场大厮杀，一场大迁徙，又是一片空白。

读了东北，还知道东北在中国文化史上始终未能占据一个应有的位置。在中原人眼中，只有黄河文化，长江文化。中原人甚至把它们又细分为秦晋、燕赵、齐鲁、吴越、湘楚文化，而习惯地把东北打入另册，东北就是蛮荒一片，东北人是天生的入侵者和掠夺者，而他们是文明摇篮里的。东北的文化人自己也心虚，直到今天，有人仍然踮起脚尖望中原，而且总是拿自己的东西与中原相比，想在那里排上座次，或者干脆就背起行囊，向黄河长江走去。生在东北却不了解东北，想寻根却不知道根在哪里，这种文化责任的丧失，也使东北自己的文化光芒受到伤害。

东北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北夷、边外、关东、北大荒等等，然而，“边外”不是“圈外”，红山文化把中华文明史大大向前推进，如果以黄河为轴，那么，黑龙江就与长江一样，是中原文明的两翼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。只不过，东北太遥远了，太寒冷了，风也太大了，无数次的消失，又无数次的重建，许多东西还是留不下来。

然而，即使可看的文字极少，即使知道东北一直不被认同，我还是觉出了东北的伟大和神秘。1996 年 5 月中旬的一天下

China

午，当万达足球队主场迎战的哨声响起时，我悄悄地背起旅行袋，一个人向东北的深处走去。

我先在黑龙江走了两个月，最北到过漠河北极村，到过黑龙江源头的洛古河，还跟着一支车队游遍了三江平原北大荒。然后，我又在吉林东部山地和辽宁西部丘陵走了两个月，去延吉就为了看朝鲜族女人荡秋千，为了寻找婉容的墓地，为了看长白山的湿润。辽西的干燥则让我知道了人类来过多久，人类已经失去了什么和正在失去什么，辽西强烈地震撼了我。为了探访鲜卑人曾经住过的嘎仙洞，我还走进大兴安岭，走进内蒙古的鄂伦春自治旗，在一个黄昏爬上那座神秘的山洞。为了让东北的概念更完整，我还分别在黑河、绥芬河加入陌生的民间旅行团，到布拉戈维申斯克、符拉迪沃斯托克，去看望那块几百年前曾经属于东北属于中国的土地，因为我要写《走近瑷珲》……

四个月后，当满脸尘土皮黑意倦的我回到久别的滨城时，大东北在我心里已经不再是平面的，意象的，它栩栩如生，它所有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它是一个巨大的舞台，上面有大队大队的人物，一面一面的风景，各种各样的道具，是一台地域特色浓厚的悲喜交加的地方戏。

我将它们分为三幕：

第一幕，东北土著史。这块土地，孕育了太多强悍的民族，一个一个，崛起了，又消亡了，或者被折散之后又融合。它们的马队曾相继入主中原，却在中原的陷阱里沉落了。仿佛是一种宿命，骑射者总是将悲壮印在东北的上空。当然还有另一种耻辱，就是做列强的殖民地。如此坚硬的东北，却饱尝了被蹂躏的痛苦。

第二幕，东北风俗史。土著者，移民者，殖民者，杂交成独特

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的东北文化，东北风情。土著发明了火墙火炕，殖民者带来了淘金热，移民者一路唱着莲花落闯关东，后来竟然改了乡音唱起了二人转大秧歌……它们与人参文化、土匪文化、冰雪文化相交织，使东北独一无二地站在这片冻土原上，无人可以模仿。

第三幕，东北山川史。东北首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，它在东北亚核心位置，白山黑水，三江平原，兴安岭森林，大庆油田，盘锦苇海，扎龙沼泽，当它们以巨族的气势扑面而来，你会为东北之博大之丰富而震惊。然而，绿色已经稀薄，你又会为它暗自神伤。

当然，这一路看得最多的是人。在许多篇章里，我都没忘了写几笔东北人。东北与东北人，真是浑然天成。有位哲人说，人是环境的产物。在东北的背景里，人被彻底地塑造了。我也是东北人，但走在自己人中，仍有既亲切又拒绝的那种复杂感，还有一丝尴尬，一点悲悯。东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王气和霸气，但许多时候，你能看见某些东北人将坦荡和无知连在了一起，将豪勇和粗鄙连在了一起。他们大多是高大的，看上去有力气，却不能吃苦，看上去有尊严，却过着苟且的日子。看他们喝酒，抽烟，吃肉，赌博，会让你爱他又恨他。清楚地记得，在牡丹江机场与在广州机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东北的男人总是昂起下巴，目光里有一种侵略感，不论在哪里都要大呼小叫地用手机打长途，明显带有炫耀的意思。南方的男人很谦虚，较少穿西装，可能戴一件金饰，但嘴里没有酒气，说话时的表情精明而含蓄。我一直无法说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，当我读了林语堂的《中国人》之后，我才终于明白。林先生说：北方人是强盗，南方人是商人。这一句话点亮了我，我找到了东北人的精神本质。虽然现在已不是过去，但现在仍能在某些东北人身上看见英雄加强盗的

China

复杂性格。东北给了东北人懒惰与野蛮，东北人又给了东北落后与滞重。走东北，我常常感到舒展，气畅，有阳光，有时却也觉得窒息，厌恶，焦急。在我的文字里，我有时是乐观的，有时又相当悲观。

对东北，似乎有说不尽的话。然而四个月，我只是对它做了一次粗粗的造访，不可能有更多的话说。古老的东北，是一本尘封的书，没有多少人乐意去翻开它，是一眼深井，没有多少人去打捞它的底细。东北很久以前就被遗忘了，如今它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

今后，我还会再找理由去走东北，不止一次，而是一次又一次，直到把它的每一个角落走遍，把它的每一个细节都看明白。当我有了更多的阅历，我可能再为它写一部书，厚厚的一部书。

我一路结识了很多朋友，他们给过我无私的帮助，我无以报答，只想等这本书印出来，每人寄上一本。今天，这本书总算是出版了，在此，我向我远方的东北朋友深深致意。这本书的书稿曾在几家出版社周游，后来被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先生看见了，才有了今天。在这里，我要谢谢大光先生，谢谢百花文艺出版社。

China

山是白的，水是黑的，风是黄的。雪像种子一样四季发芽，春天像白驹一样来去匆匆。城市恢宏而又豪放，村庄遥远然而纯朴。走进大东北，就走进真正的北方。走进大东北，就走进冬季，走进粗犷，走进野性的森林。

China

绝　唱

盛夏的时候，走到了辽西。

以前从未去过辽西。对辽西的感觉就是总有风，风中带着黄沙。离那里不远就是大漠，辽西被大漠烘烤得很干燥。干燥的辽西肯定荒凉寂寞。荒凉寂寞的辽西肯定影响人的心情。那种心情如果是长年累月，对人就是长年累月的折磨。住在辽东半岛的海边想辽西的干燥，是暗自侥幸和庆幸的那种心理。

盛夏的时候去辽西并不是有意，而是这个时候就走到了辽西。原以为冬天去辽西，辽西才像辽西。没想到夏天去辽西，辽西更像辽西。那庄稼太矮小了，遮不住辽西的山。那庄稼是季节安插在这里的过客，一场秋霜，它们就将踪影全无。绿色在这里显得刺眼，它的那种隔膜和匆忙，仿佛是故意来伤辽西的心。它使盛夏的辽西比冬季的辽西还苍凉。辽西的山并不高，但它们绝对是山，曲线优美，迤逦遍遍。偶尔地，也有高耸和挺拔。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不论它高或者低，它都那么光秃，石化铁化尸化一般，与阳光河流雨伞花裙近在咫尺却恍如隔世。那些没有生命的山，让你感觉辽西是赤裸着的，那些山是被榨干了乳

China

汁的女人的胴体，她们疲惫地仰卧在辽西，死了仍然在做辽西的母亲。

我这样描写辽西，是因为辽西有自己的故事。辽西的故事是女人编织的。从走进辽西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她们而使辽西这块土地过早地成熟，使辽西的山脉太快地衰老干瘪？

这个故事就是红山文化。

裸露的辽西却怀揣了一个旷世的秘密。本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，还发现了一座女神庙遗址和积石冢群。在这些遗址和冢群下面，有美仑美奂的玉器，那玉器以它墨绿色的晶莹，雕刻出自己的光芒。红山文化宣布的是一个最新消息，辽河文明早于黄河文明，中华文明史由四千年改写成五千五百年。

朝阳牛河梁遗址陈列馆陈列的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彩陶

China

辽西太古老了。它因为古老而神秘，因为早熟而枯涸。

我实际上就是为这一片枯涸而来。在这个星球上，最古老的文明都这样沉静地凝固了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城邦，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，欧洲的庞贝古城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，它们都曾经辉煌地存在过，但它们又都以自己的方式消失了。有的消失，至今仍然是谁也猜不透的谜。红山文化的休止更是如雾如风。她们的家园曾经遍布辽河以西，西喇木伦河以南，张家口以东，燕山南麓长城以北。这是一片宽阔的红土地，她们就用这一片宽阔的红土烧制深腹陶罐。老哈河和大小凌河牵牵绊绊缠缠绵绵着她们，为什么一下子就走得无影无踪？她们是从哪儿来的，谁是她们的祖先？她们究竟走到哪里去了，谁是她们的子孙？

不知道。不知道。

因为不知道，我便走不出辽西。

或许因为我是女人，才格外钟情辽西。因为我是女人，我才一定要拜访那位女神，哪怕相见不相识。

牛河梁。一条普通的小河发源于此，那条河叫牛河，那座山便叫牛河梁。牛河梁对面还有一座猪头山。猪啊牛啊，都是一些极平淡的景致，极家常的事物，很容易就被忽略。世世代代在这里耕田的人压根没有想到，数千年前就已有人在这儿收割庄稼。冷兵器时代的马蹄盾牌践踏过，热兵器时代的飞机大炮轰炸过，居然都没能惊醒女神的梦。现代人一声轻叩，就与她撞个满怀。

去牛河梁的时候，干燥的辽西突然小雨如酥。女神庙就在牛河梁北山顶上。可以清晰地看见庙的概念，看见那时候人类对庙的理解。它由一个单室和一个多室组成，顶盖和墙，都是木

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